



金刻部同小觀

以南風士年譜

直先魚子匿冬

恩科明年應禮部試後考試

欲取景山教習三年期滿引

事六十一歲實被...

丁酉后年...

道光庚子孟冬

竹南居士年譜

金陵張同仁鑄

方竹南先生傳

先生方氏名華欽字景安竹南其號也浙之慈谿人父誦齋公年四十一生先生昆季凡四先生次季自幼岐嶷年二十一入泮三十九歲舉於鄉是年為庚申

恩科明年應禮部試後考試教習

欽取景山教習三年期滿引

見以知縣用是時新例教習五年不得銓選准其呈請分發赴禮部籤掣陝西歷署洋縣南鄭靖邊石泉沔縣事六十一歲實授鄜州洛川縣七十一歲題升興安

府漢陰廳通判七十三歲告歸中間署靖邊石泉者
再署留壩廳同知者一其審案也在任時無不隨到
隨結案無留牘南鄭卸事後上憲委發審案件時僅
四月審結百餘起亦可以得其大概矣其治盜也洋
縣秧田壩地方辦啣匪三十餘人在石泉拿獲啣匪
羅大五吳老二二名在洛川獲盜犯楊墜兒楊保兒
二名皆係積年巨猾而先生辦理安詳不動聲色不
比一差不擾一民凡事鎮定大率類是其辦倉貯也
未任事時委赴澄城採買平價平斛民無怨言以後
歷任准此其養士也修復洛川朝陽書院復于書院

門左增建義學至今生徒濟濟賢書屢登其辦賑也
到洛任之二年賑員家原石佛原被雹成災十分皆
自行捐廉並不請帑其後辦菩提聞喜等村雹災一
如前法既不置若罔聞又不動輒請帑免委員查勘
之累此真可為地方官法則矣而余所尤服膺者則
在辦水利一事先生之言曰官居只在問心不在求名
余以為虛名不可求而實名不能辭我夫子嘗曰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實之所在名必歸之父母生此
身而與草木同腐不可也然則澤被生民永矢弗諼
其欲避之得乎觀先生詳定楊填堰均水章程其知

之矣楊填堰舊名三七堰因十日之內城固用水三日洋縣用水七日也府城洋三志皆有明文今城不封洞口十日長開是城民不遵舊例也城民之訴謂洞口大小皆有尺寸三七之制定於洞口而輪日之議僅見于康熙十七年洋令謝公之詳文是當日議而未定之事兩造各執一詞案已多年聚衆千餘幾釀巨案先生履任于三七輪日之中另立按輪均水之法大約水小則仍用三七城之三非獨歎洋之七非獨盈而城人不能爭也水大則不用三七城不必三多之固無益洋不必七少之亦無損而洋人亦不能爭也行之一年彼此均安而兩邑數十年之爭從茲而息豈特爭從茲而息名亦將從此而傳余向所云避之而不得者蓋謂此也而先生又嘗曰洛川全無水利之可言緣該邑土厚水深掘井二三丈不能見水其河畔並無平地於此而開一渠築一堰適見其擾害迂濶而已矣此即先生不求名之一端也余故特備書之以為後之宰關中者知所戒知所法焉邵仲李氏曰余於先生里居之相去也既隔府宦途之相後也亦十有餘載讀年譜不用大刑不坐夜堂不演戲不做生日不賣妾與余若合符節及讀至應

酬餽送處自言其生平所短尤為切中余之病根向
怪先生作宦二十餘年實心實政治績卓然宜早膺
薦牘迺至暮年始轉一階未幾即解組讀方集虛齋
集中李培園傳引友人贈句自古上官須善事於今
廉吏更難為古今一轍不禁慨然長歎云

道光庚子春王月望日

教授文林郎歷任山東沂水金鄉等縣知縣甲子科舉人
餘姚邵習之拜手謹撰

竹南先生年譜序

年譜之作所以紀出處之大端載言行之實蹟也前
代如杜少陵白香山煌煌大集皆有年譜考二公之
生平者一覽而知其梗概然皆係後人所補輯而非
自作

昭代名公鉅卿如鐵冶亭蔣礪堂兩制軍皆自作年譜然
名位既崇事蹟亦大而無關於州縣竊惟天下一州
縣之所積州縣治而天下亦治吾鄉先輩竹南先生
以教習需次陝西補洛川縣知縣歷任既多賢勞倍

著余承

序

簡命補授甘肅慶陽府知府與洛川接壤循吏聲名洋洋
盈耳及鄂潤泉中丞來甘詢及關中吏治首稱先生
為最而終以不得一晤為恨己丑佐賢二少君來署
得見其言辭恂恂想見先生之道範甲午先生解組
歸田相隔愈遠而心之景仰愈殷繼得漁亭四少君
郵寄先生手輯年譜凡關中之風土人情宰官之準
繩矩矱莫不犁然具備使任是職者皆存留貽一部
年譜之心其居官不問可知豈非州縣治而天下亦
治與抑嘗讀南史傅僧祐父子孫三代皆為縣令時
人謂之傳聖嘗相與語曰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
不以示人先生此書非即當時之理縣譜乎余願賢
喆嗣輩早付剞劂氏以彰先美以公同好弗效傅氏
之不以示人也時

道光十九年春二月朔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歷任甘肅
慶陽府知府廣東廣韶南連兵備道世愚姪楊九畹
拜撰

年譜

白章 竹南氏手編

華欽字景安號竹南一號 哦松生于乾隆二十七年正

月二十八日午時實壬午年壬寅月壬戌日丙午時

也是時 父誦齋公年四十一歲 母余氏年四十

三歲長兄華封年一十七歲次兄華三年一十五歲

三兄華祝年一十三歲予乃季也

二歲癸未

三歲甲申

四歲乙酉

年譜

五歲丙戌

六歲丁亥

七歲戊子始上學從 叔父克昌公

八歲己丑

九歲庚寅

十歲辛卯是歲長兄華封入泮八月杪大水

十一歲壬辰從任希聖先生

十二歲癸巳

十三歲甲午始成篇赴縣試

十四歲乙未從陸厚載先生增生

十五歲丙申

十六歲丁酉

十七歲戊戌未從師隨長兄徐宅讀書

十八歲己亥從馮通甫先生于鶴浦之雅宜菴先生名

躍龍乾隆丁卯科舉人青田縣教諭

十九歲庚子仍在雅宜菴

二十歲辛丑從馮通甫先生于城內之太湖石門頭

二十一歲壬寅仍在太湖石四月入泮學臺王偉人先

生名杰題目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詩題以管窺天得

窺字

二十二歲癸卯從高蒲泉先生于姚城之龍山書院先

生名掄印乾隆丙子科舉人庚辰科進士廣西陸川縣知縣仁和人應鄉試

二十三歲甲辰未從師三月二十一日父訕齋公有

疾即在家侍湯藥四月十二日父病轉劇遂迎娶

徐氏來歸六禮未備不用鼓樂諸事草率不得已也

十五日父訕齋公棄世母余氏因瘋疾卧床十

餘年是日聞父故欲哭無聲不言不食亦無他症

至十八日亦卒可稱偕老令終

二十四歲乙巳在會頭教讀

二十五歲丙午在北鄉宓家埭教讀是歲七月服除應

鄉試

二十六歲丁未在徐氏^家搭教讀歲試二等第三名長子

顯民生

二十七歲戊申仍舊館科試一等十六名是歲先舉行

正科應鄉試與同人王佩蘭韓鏡湖柯際清胡清樂

王克咸會課于漁溪之王氏莊名曰蘭言社

二十八歲己酉在楊宅教讀是歲以正科作

恩科應鄉試備薦女秀玉生

二十九歲庚戌仍舊館歲試二等第二名

三十歲辛亥仍舊館科試三等次子顯良生

三十一歲壬子仍舊館應鄉試

三十二歲癸丑仍舊館歲試二等第六名

三十三歲甲寅仍舊館科試二等十二名是歲先舉行

正科應鄉試

三十四歲乙卯仍舊館是歲以正科作

恩科應鄉試薦卷

三十五歲丙辰仍舊館歲試三等

三十六歲丁巳仍舊館科試一等十六名

三十七歲戊午在胡界教讀應鄉試是年十一月歲試

未赴

三十八歲己未仍舊館三子顯才生

三十九歲庚申仍舊館四月科試二等第七名是歲

恩科中式第三十五名正典試曹顧崖先生名城侍郎安

徽歙縣人副典試黃初甫先生名因璉編修江西新

城縣人房師鞏名懿修進士烏程縣知縣山西定襄

縣人四書題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三句使天下之

人一節不知足而為屨二句詩題陳言務去得難字

是年十月葬父誦齋公母余氏于章家畧內

四十歲辛酉赴會試于正月初六日起程二月十七日

抵京寓海岱門外北五老兒衚衕寧波會館會試後

留京十一月初十日考試教習

欽取景山教習第十名試卷進

呈題目故為政在人一節詩題水泉動得陽字閱卷大臣

劉雲房先生名權之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湖南長

沙人祖舫齋先生名之望刑部侍郎福建侯官縣人

蔣霽園先生名曰綸工部侍郎河南固始縣人

四十一歲壬戌仍住會館應會試薦卷四月以後在內

城鑼鼓巷內鼓樓苑兒衚衕教讀東家旂人遇昌臺

灣道後為江蘇按察使學生瑞弼戶部員外郎後為

江西巡撫瑞凱拜唐阿後為內閣侍讀是歲八月充

補景山教習在官學行走仍兼教讀

四十二歲癸亥景山官學行走兼在內城鐘樓後豆腐

池兒衚衕教讀東家李榮學生兄弟五人長雲衕生

負考取

實錄館膳錄後選山西平陸縣茅津縣丞次衕生員三雲

錦生員後中己卯科舉人四雲五考取

實錄館供事後選安徽貴池縣典史五雲龍考取

實錄館供事後選府經歷

四十三歲甲子仍舊館官學行走

四十四歲乙丑應會試薦卷七月教習三年期滿初七

日由內務府帶領在于

圓明園

勤政殿引

見奉

旨以知縣用欽此十月初一日移住會館二十五日起身

出京十二月初一日抵家

四十五歲丙寅十月初十日自家起身赴京候選十一

月初一日至王家營是時河決王營背後守候七晝

夜纔得過渡二十八日抵京寓寧波會館十二月初

一日赴部投供

四十六歲丁卯在大興縣戶科王宅教讀每月初一日

赴部投供四子顯儒生

四十七歲戊辰仍舊館應會試每月赴部投供

四十八歲己巳仍舊館應會試薦卷每月投供

四十九歲庚午移住會館是時新例教習五年不得銓

選准其呈請分發各省試用遂於六月內具呈二十

六日赴吏部掣籤掣得陝西於七月初二日由吏部

帶領在於

勤政殿引

見奉

旨照例發往試用欽此是月二十六日領憑八月初一日
起身赴陝九月初一日抵陝稟到寓琉璃廟街公館
五十歲辛未八月奉藩憲委赴澄城縣採買倉糧平價
平斛民無怨言十二月杪事竣回省
五十一歲壬申四月初六日民兇來陝六月內奉委署
理漢中府洋縣印務于十六日起身赴任二十七日
行抵漢中府佳二日七月初一日抵洋接印任事是
時初膺民社諸事兢兢惟恐失墜有玷官箴一切政

治皆遵

功令而行詞訟隨來隨結案無留積民有方一堂之稱十

月內余因公赴鄉經過秧田埧地方鄉保回稱今晨
有囑匪三十餘人各持矛杆來場勢甚洶洶各舖戶
閉門拒守始去余亟派差四名前往追捕並飭何處
追上即在何處會同鄉勇協拿旋有汛兵二名至亦
飭同追追至錦雞坪將該匪追上鎗斃頭目沈黑子
一名生獲五名餘皆四竄余訊明詳辦因頭目已斃
餘人姑從寬典除沈黑子拒捕格殺勿論外餘擬枷
杖嗣奉制憲那亦堂先生名彥成批飭該縣查拿囑
匪極其妥速不使蔓延滋事殊屬可嘉惟所擬現獲
人犯罪名尚覺輕縱應行另擬詳奪兵丁扶補外委

等因余始終不忍僅擬徒罪一名餘仍枷杖完結
五十二歲癸酉三月詳定楊定堰均水章程楊定堰者
宋開國侯楊從義之所建也自城固至洋縣沿渠七
十二洞上流洞二十四灌城田七千餘畝下流洞四
十八灌洋田一萬七千餘畝每當用水之際上流水
常有餘下流水常不足于是洋民呈控道轅謂楊填
堰舊名三七堰因十日之內城固用水三日洋縣用
水七日也府城洋三志皆有明文今城固不封洞口
十日長開是城民不遵舊例也城民之訴者謂洞口
大小皆有尺寸三七之制定于洞口而輪日之議僅

見于康熙四十七年洋縣令謝公

名景安

之詳文是

當日議而未定之事兩造各執一詞而官亦有各子
其民之私心宰洋者恐得罪于洋民堅持舊例不可
更之說宰城者恐得罪于城民固執舊例未可信之
詞于是兩縣之民聚眾于餘持械相鬪兵連禍結已
數年矣余赴任時觀察余公名正煥號星堂諄諄以
此案為厲蓋恐釀成人命巨案也抵任後檢閱案卷
赴堰履勘五次察訪情形知洞口尺寸載于自宋以
來水冊俱有一定城田三日之水實不足用迺進洋
民而曉之曰爾等所爭未嘗無據但如爾之說非特

城民不從即官亦不從而水自城固來猶腹中飢餓
食在口邊而禁其不吃能乎况今所爭者城三洋七
而案縣莫結即求城七洋三亦不可得自宜畧為變
通不可固執洋人猶嘵嘵不已余復折之曰據爾等
所執三七之說徒以謝公詳文為憑如果屬實何以
城洋並不會詳亦並未奉有批示立石堰上且詳文
內有他如城洞皆須另修之語如今城洞何以並不
另修是城人議而未行之說不為盡非况十日內城
人應用水三日是三日之內皆城人之水也而今又
限之以洞是城人于三日內不得盡用自已之水洋

人于七日外反得預用他人之水揆之于理似有未

順彼四六堰洞口爾等亦知之否

南褒有山河堰四
六用水洞口無尺

寸故以此折
之令渠心服

天下事當平情而論方足以服人不然

余雖五日京兆亦爾等父母官也豈甘為鄰邑左袒
乎洋民始唯唯曰姑試行之由是于三七輪日之
中另立按輪均水之法均水者按水之分數以均之
以八洞為一分如三日內渠水僅灌至城之第二十
四稀柿洞水止三分城洞照向例開三日封七日本
至洋之第八王家洞水有四分城洞許開四日本水
至洋之第十六趙家洞開五日本水至洋之第二十

四僧人洞城洞開六日水至洋之第三十二余家洞
城洞開七日如至曾家澗洞及散岔口洞十日長開
蓋水小則仍用三七城之三非獨歎洋之七非獨盈
而城人不能爭也水大則不用三七城不必三多之
固有益洋不必七少之亦無損而洋人亦不能爭也
行之一年彼此均安而兩邑數十年之爭從茲而息
斯案也城洋前任各公皆以為萬難斷結是皆徒執
一偏之見而不知所以調劑耳均水之法由府經廳
楊密峯先生擬定而變通之議則自余發之自余成
之緣非余開導洋民議必不行故曰小民之事可與

圖終難與圖始 四月旱設壇祈雨有老吏告余曰
民間自此抗糧矣余不以為然初八日為上十二里
卯期果無輸糧者余傳里長問之僉曰值此青黃不
接之時天道亢旱借貸無門明知國課不完必遭比
責實出無奈耳余聞其言心甚憫之且念明日求雨
今日捶撻八十人殊非恤刑救災之道因諭之曰百
性之苦我非不知但國家正賦必須完納今姑為爾
寬限數日我不迫爾爾無負我里長咸叩頭去于是
書吏皆咎余姑息恐致貽悞次日余虔禱于壇又步
至箕營谷之龍湫取水以歸午後又值下十二里卯

期亦如前溫語遣之是晚星月交輝絕無雨意余睡而不寐漏下四鼓忽聞屋上雨點聲少頃大雨至次日已刻方止高下沾足而輸將者遂不呼而至此豈一念之慈足以感白天和乎抑會逢其邊乎而靈雨之降若為解圍亦幸矣哉 六月初一日卸篆交代清楚至八月初二日起身回省九月奉委乾州監收錢糧十二月杪公竣回省是年十一月岐郿廂匪滋事

五十三歲甲戌二月奉軍需局調赴漢中軍營三月初一日抵漢隨派赴畧陽搜捕零匪兼查災賑初五日

抵畧是年正二月間諸賊日漸就殲滅惟有吳抓抓一股尚在褒城縣南黃官嶺搶掠經西安鎮楊名芳

帶兵往剿賊遂奔過沔縣燒其東關數千家至畧陽又燒其東關隨登城北象鼻子山搖旂擂鼓聲喊破

城經畧陽縣李

名廷信

遊擊周

名貴

守備魯

名福山

用過山鳥砲擊之斃一賊倒其旂該匪遂竄入北山而散余抵畧詢知情形擬所向李公曰勿往北山余曰北山為匪徒逃匿之所不先往何以安眾遂帶戶書一名跟役數名輕騎簡從由徐家坪八渡嶺至白水江沿途百姓見之疑以為賊疾奔山砦遣役招之

始來問訊以為山外賊匪造反已曾平服否其氣喘喘似甚驚恐余面加曉諭民皆懽躍內外信息始通忽有白水江紳民驚相告曰賊復至矣余思此時官若畏避該鎮居民必有化離搶奪之禍因答曰此必傳聞之訛賊已早滅焉得復來遂令恭設香案宣講聖諭畢飽食鼾睡了無懼色次早問之以為賊向徽縣去矣此蓋該處奸民造為流言乘機滋擾也余以鎮定處之居民莫不感服又進山三十里至九股樹居民捉一短髮人至曰此賊也蓋匪徒入夥者皆剪去髮辮只留四五寸以為記號余曰此必裹入者令覓親

友保釋此時軍令拿獲短髮者立即正法經此一釋後無復拿至者知其全活者衆矣又自金池院直至棧填林而止棧填林者為陝甘二省沔鳳徽畧四縣交界地方山深林密最易藏奸余至該處開誠曉諭令其棄邪歸正民皆感動有泣下者遂自張家塢觀音寺兩河口五郎坪魚洞子回縣行十有二日所歷多林箐蒼鬱處所凡查明灾戶六千有奇口二萬有奇詳慎確實勿漏勿濫遂赴東鄉之上中下廟填沮水鋪峽口閣老嶺賀家岩接官亭轉至南鄉之上下絡索河上中下金竹笆西鄉之相公山郝閣而返該

處未被蹂躪稽查較易查畢後散放撫卹銀兩皆照數給領絲毫無扣民沾實惠歡聲載道五月初公竣李公致送程儀五十金余曰小民瘡痍未復何可私餽不受遂起身旋漢道府二憲咸稱辦理妥協詳請拔署一次是月十五日適南鄭楊公名大坦病故蒙委代理該縣印務楊公故後虧公三萬餘金私債累累不可勝計樞眷回籍之費一無所措余為征收地稅銀四千餘兩悉以歸之毫無染指至今諸寅好咸謂麥舟之誼不是過云時有武生田姓者刁劣人也以毀墳揚骨等情控告劉姓前任屢審莫結惟

將屍骨封貯庫內余到任查明卷宗即傳原被告到案聽審庭詰武生曰爾控劉姓毀墳此墳地係爾家乎武生供非武生家地係武生同姓不宗本家之地余復詰之曰既非爾家之地因何有爾祖墳武生供武生與本家允地葬坟余曰有允契乎武生供未曾立契余又曰墳地離爾家多遠武生供一箭之遙余曰地內有爾祖墳僅隔一箭之遙爾本家將地出賣被劉姓挖掘爾豈有不知之理因何不預先攔阻直待挖出屍骨之後始行控告顯係爾見本家外出冒認祖墳意圖訛詐劉姓契買分明以無意創出無主孤

墳並無不合照例依舊掩埋爾不得妄控滋事武生
無詞以答遂取遵依結案仍將武生發學戒飭此案
前任並不究問根由但從骨殖問其是非是以刁徒
得以混狡官不能斷拖累無窮余畧一究詰真情立
見其實無難剖斷也六月二十五日卸篆隨蒙道府
二憲詳請辦理漢郡發審案件于七八九十四月之
內審結一百餘起皆多年上控積案也內有城固縣
母子通姦一案緣有呂姓寡婦李氏家頗饒裕懷孕
七月密央鋪夥呂姓求在伊家墮胎許銀五百兩其
後將銀負賴鋪夥遂以母子通姦控縣前縣不無瞻

徇顛預了結于是原告上控不休至是已三年餘矣
府道臬歷經提訊搃不能服原告之心仍發漢中交
余訊詳余訊得該原告前以死胎為據及是忽稱被
水漂失又察其詞氣間大有戰懼之狀心益疑之迨
嚴行追出驗看骨甚粗壯擊之錚錚有聲余曰此非
七月胎骨也復嚴詰之始據供出其初原無告狀之
意死胎棄埋田野後欲成訟尋挖不見因將初死幼
甥骨殖用石灰醃藏實非原骨余曰爾以他人屍骸
指為憑據屢控不已非但誣告顯然并有創挖他人
屍首之罪原告業已氣悞遂諭之曰例稱指姦勿論

言寡婦室女懷孕只治姦婦之罪其所指之姦夫勿究也茲寡婦並未指出姦夫爾以旁人訐告伊子更屬顯違律例爾速具結勿再滋訟尚可姑寬一綫不然定當治以重罪原告遂服不敢復控此案府幕擬作其父始取李氏係先姦後取並無夫婦名分寬伊母子死罪不如照例直斷免費周折也 是冬奉委清查漢屬保甲週歷南城洋西褒鳳等處馳驅者又四閱月

五十四歲乙亥三月保甲事竣回至鳳縣草涼驛奉委署延安府靖邊縣事于五月十一日蒞任該縣地僻

事簡不難卧治時余從南山來于保甲事宜頗為熟

悉八月內榆林道憲前來縣屬之寧條梁

離城九十里為口外

鎮會同寧夏部郎審訊蒙漢交涉之案兼查保甲起身時榆林鄧太尊

名廷楨號嶰筠

謂之曰靖邊保甲

必有可觀及返有該縣保甲實在可觀名不虛傳之說 邊上蒙漢雜處其有關生計者惟收頭一事收頭者漢人耕種蒙古地畝謂之牛具地每地一具附近邊牆五十里之內地租銀二兩五十里之外租銀五錢靖邊寧塞鎮羅鎮靖龍州凡五堡各設收頭三四五名不等近年地土瘠薄兼有水冲沙壓之患輟

耕者衆貽累收頭其殷實者猶力能支持貧乏者非
但不能賠貼并將收得者捲而逃去蒙人徃徃控追
不已奈殷實之戶多有紳衿常執免役之例以為規
避計于是有武舉張鵬楊元芳二人聯名呈請免充
前來余批駁不准適道憲蒞梁帶有幕友葉姓同來
張鵬等餽銀五十兩勾串葉幕友先以上控呈詞送
閱余曰山可移此案不可動毋以上控挾制我也果
控道轉批發延安府訊報是時榆林府張太尊新調
延安習知口外情形曰紳衿免役此內地之例不可
以概蒙古靖邊縣所辦極是遂申詳道憲不准免充

經道憲再駁再詳仍堅執前說不動其後道憲亦悟
將葉友逐去自謂不諳風土人情一切照余所辦至
今蒙漢相安邊民賴之 十二月二十七日卸篆
附錄邊地雜記 蒙漢交界以邊牆為限五堡城垣
俱倚邊牆皆前明駐兵拒守之處今則僅設都司二
員守備一員千總三員邊不滿三百而已邊牆僅存
十之一二餘皆坍入溝中杳無形跡其存者濶不過
二丈高不過一丈七八尺見其挖口處鋤痕似甚結
實每隔里許築一垛城上可容百人惟此用磚其餘
皆土此乃明世三邊總制楊一清之所築非秦蒙恬

故址也口外設邊塘五曰寧條梁曰紅柳灘曰沙頭
曰丟哥子井曰石渡口驛馬百有五匹遞送西口文
報丟哥子井為軍台設有武弁押遞其路皆從沙漠
中行即土人亦不能熟記惟沿途插青為號而已蒙
古事件竊盜以下自行審理用蒙例並不訊供惟令
設誓以定虛實亦無笞杖等刑以罰牲畜贖之重者
罰三九牲畜謂九羊九牛九馬也惟人命則交內地
印官驗審審時用通事傳話漢官南面正坐蒙員則
給紅毡一條席地而坐答話則起身屈一膝審明後
申詳榆林道及部郎神木寧夏各一員會審咨理藩

院結案其官有長史台吉麥利撥拾虎之名長史其
最尊者奉

旨補授餘皆旂主自放蒙古無宮室旂主所居皆布帳用
木撐柱如屋遷徙無定凡住處謂之營盤即有漢人
賣買隨之蒙民以牲畜為業各住帳棚棚滿百謂之
一箭設麥利一員管之旂主每歲抽收牲畜以作賦
稅視箭之多寡為貧富余在靖時有蒙人謀殺漢人
一案屍埋去城一百六七十里之沙漠內其地有水
池一方大約三十餘畝四面風吹沙滾不淤不涸北
人以為龍湫又以為海眼寔泉池也余至該處住歇

帳棚即伏虎地蒙員台吉麥利二員進見皆屈一膝先獻

哈達音蟬打即次獻奶子酒羊乳釀成漢官皆坐受

用陪臣進見

天朝官之禮後獻熟羊豚一方自用小刀割食極其肥美

蒙人則惟煮安化茶一大鍋加入小米一把又入鹽

少許用杓攪之良久各取木碗飲之即以當飯未見

其另有食物也內地派夫四十餘名刨挖一日不見

屍軀克犯亦尚未獲遂將人証仍交蒙員而歸靖之

南門外有家丁營門上石刻橫額尚在聞係宋時范

文正公名仲淹屯兵之所途中又有招安城考宋史

為狄樞密所築想見該處為夏寇往來之路二公籌

禦之績沙漠東起榆林西訖新疆故號萬里沙漠中

亦多有草地其永不起沙者乃為善地否則耕種一

二年漸漸生沙一經風吹將糧食壓壞地道之不同

如此

五十五歲丙子二月自靖邊回省六月委署興安府石

泉縣事于七月初一日接印石邑為南山著名苦缺

人咸視為畏途余以上憲酌委故弗敢辭蒞任後適

值先制憲名福閱兵大差沿途供應每州縣不下一

二千金余自夫馬飲饌外其餘一切雜俱不照依上

下站給發制憲知余貧亦勿苛責也

各處多以差費無出托名做壽

歛財科派由是民間得免派累之擾堂弟華炳姪顯慶來

署

五六歲丁丑六月時旱甚設壇祈雨又步禱于西鄉之

太白洞請水計程一百零五里沿漢江而上路尚平

坦抵山下有陡坡里許扳援而上洞在山半石壁間

石壁高六七十丈濶三十餘丈狀如屏風洞在其下

高七八丈濶三丈餘洞前平地一區約三十餘畝內

有楠木十餘株大各十餘圍皆數千年物水自洞口

出中有一渠濶六七尺水深三尺餘大旱不竭流至

崖邊如飛瀑而下洞之內可入十餘丈請水者皆持

燈涉水以進至沙州內有深坑不可進即于此祈水

有吹螺擊鼓者有鳴鑼放炮者山谷響應洵奇地也

余至其地虔禱後坐于樹下終夜不寐起更後漸聞

葉上淅瀝聲蓋細雨也詰旦得水以歸山行十五里

至茶鎮登舟遂大雨及回石雨已沾足民情大悅以

為余誠心所感云 八月後圃李花盛開他處亦有

之恐非吉兆心竊憂之

五十七歲戊寅正月興安鎮標中左城守三營與鎮臺

不睦露刃相向幾致兵變幸鄂潤泉太守名山署府

篆彈壓調護事始得解二月固原提臺楊名遇春後為制臺

聞之來巡漢南奏降劉鎮臺失名調去左營趙遊府
名起貴營中遂安楊提臺過境一切供應皆余自備
不以擾民間若不知有差事者 時有洋縣民劉
姓控告命案緣劉姓之兄與佃戶彭姓之妻姦好情
密其嫂時加禁止往來不便乃携銀數十兩並取其
文契欠約借彭姓夫婦逃來石泉之斬龍岬開設飯
店營生未及一月其兄病故街鄰帮同掩埋此上年
臘月間事也至是年二月彭姓以死者所遺契約無
用計圖藉騙銀兩央人寫姓一封假冒死者之名遣

人并送契約至洋經劉姓根究其兄下落說出來由
至石尋見彭姓遂以謀財害命控案余思彭姓夫婦
方倚死者為銀窟豈肯害其一命自絕財源因集鄰
佑查訊委係病故眾供確鑿彭姓賣姦滋事枷號示
飭取各結附卷原告不肯輸服連遞三十餘呈必求
起驗凡屍余逐一批駁令伊上控該原告竟不敢上
控而歸蓋劉姓情知伊兄並無別故意在聳官赴驗
拖累鄰佑乘機訛詐幸而始終不搖未墮其術 十
二月二十七日卸篆余署石兩載半諸事節儉不敢
妄費交代時幸免賠累亦不累民

五十八歲己卯二月初一日民兒歸家廿四日徑顯甲同良兒來石泉署三月初五日回省因竊賊徐正來拒傷事主一案即于十三日起身赴興會審上年九月初八日夜有前池河南山居民唐朝貴家被賊竊去稻米一升猪肉一斤雞一隻唐朝貴驚覺追捕被賊用刀扎傷身死報案差緝有鳳凰山頂居民趙姓首稱初九日早我到徐正來草棚內見有吃剩米肉雞三物與唐姓失贓相符因喚徐正來到案審問據供行竊是實人係夥賊彭宗武扎死余詰其故據供彭宗武是我義父住居洋縣初五日過來尋地耕種

我同他尋了兩日未曾尋下初八日回到我草棚裡他說過意不去要偷些吃食米與我吃因此同到唐姓家偷竊他把事主戳死的余詰之曰彭宗武來此尋地耕種是一務農良民况又是爾義父臨行有何過意不去要去行竊落個賊名在此無此情理明係爾因義父到來無物孝敬過意不去瞞着彭宗武偷些吃食假裝自備因而鬧出此事何用說謊徐正來無詞以答遂自認不諱並在伊衣上驗有血跡又在伊草棚後起出雞毛事主認明毛色實是真贓遂據實通報其後招解到府該犯仍以彭宗武為詞翻供

由府駁下值余已卸事後任曾公名泰壩詳請監候
待質將招解到府一節叙入余抵省咸謂失入斬決
罪名例應降三級調用乃見首府鄧嶰筠先生懇其
轉求臬憲施恩曲全臬公憲蔣公名亨額云方公平素
官聲如何首府云官聲甚好臬憲乃允當即給札令
余至興會同本府覆訊是以有此一行其後作為自
行檢舉方得免議此因詳內一語後任不為通融以
致大費周折若余于前後任無事不為關照也是歲
六月復委署靖邊于二十日抵靖接印至十二月十
一日卸事數月內平安無事亦無賠累然前任郭公

名守倫

兩次撤任後任黃公

名錯

一次撤任一次叅

革皆因辦理不善所致可見治以不擾為尚政以無
欲為本

五十九歲庚辰二月回省七月二十五日

仁宗睿皇帝賓天九月哀詔到陝各官舉哀成服如制 石

泉曾公因案撤任余復委署石泉于十月初九日素
服接印十一月曾公疾革任內虧短八百金恐咨追
不瞑目眷屬對余環泣余曰君弗憂以養病為重設
有不測區區之項余當任之不敢累君及故後余力
請于本府李公名晶各屬分攤三百六十金每處各六十金

石泉自認四百四十金清款並籌措路費送其柩眷

歸粵西

上年余交曾任時曾任極其挑斥又有徐正來之崇恐余報復余不肯為也

石邑民刁事繁治理非易余此番再署篆務雖云駕輕就熟然事多棘手僅免隕越而已是歲長孫達源生顯民出

六十歲辛巳是為道光元年正月拿獲囑匪羅大五吳老二是歲元旦訪得羅大五在湘子山空岩躲匿立派幹役十餘名前往掩捕獲之初二日余赴梅湖清查保甲有緝役回稱查得吳老二于某日尚在某處余曰該匪既未遠颺爾等改裝易服不動聲色只在

途中往來梭織自當弋獲初六日果獲于途中于是
一併解省審辦 五月十八日卸篆前數日有邑民孫士貴糾眾毆斃黃開先一案此案肇衅于丙子九月皆我任內事也故為叙其顛末黃開先者石之訟棍也其妻亦黃姓來自姦佔有母老虎之名丙子九月初九日開先因事在城是晚家中失竊賊直四十餘金黃黃氏約同山內居民在于鄰近搜查至孫士富家搜出贓物烏鎗一杆錫器一團狗頭一個指名控案訊據黃氏供稱烏鎗在伊門外苞穀杆內錫器在伊家暗閣上狗已失去數日今僅存頭骨皆我工

人張虎兒搜出餘贓徧搜不見一物當傳孫士富士
貴到案審訊僉供並無偷竊實係誣賴飭差訪查惟
次早孫士貴曾往西鄉大巴山紙廠恐是携贓寄頓
復飭按站確查僉稱惟有搭連一個內裝草鞋兩雙
錢數百文別無他物又將孫士富熬審三日堅供如
前矢口不移余以案多疑實難以憑信並據孫士富
之妻出首前來余謂以妻証夫何異以子証父不可
為訓批駁不准遂將孫氏兄弟釋回聽候另緝嗣兩
造赴府上控府尊為葉健菴先生名世倬聞余未能
審出實情謂照磨陸公名銓曰天下豈有審不明白

之案我當親訊必使水落石出遂提案至府審訊三
月之久而孫士富之妻復首伊夫行竊屬實并提其
妻質訊且加刑拶卒無確據仍照縣斷完結太尊曰
此案我竟不能審明自覺抱愧矣孫黃二家由是結
為深仇其後開先又將孫姓墳樹強砍以致孫士富
之叔祖自縊身死此外爭鬧之事不一而足至是年
五月十三日夜孫士富糾約數十餘人突至黃開先
家打開大門將黃開先拉出挖其眼睛斫其手足而
死黃姓以為此事由余不究竊案所致揚言相驗時
蠻法辱余旁人為之流汗余單騎而去胆大氣壯黃

姓唯唯惟命不敢生事可見地方官辦事公直問心無愧何必畏首畏尾使人藐視而黃開先之取禍由于孫姓之積恨古云怨毒之于人甚矣哉觀此益信

六月十二日回省八月與考簾差首府劉眉山先生名斯喟謂余文可壓卷初六日入闈乃派司對讀至初八日中丞朱虛舟先生名勳以余諸事詳慎指名派余總理至公堂內外一切科場事務實兼提調監試之任從來未有也場後委辦調餼寡孤獨貧民余為酌立章程法簡而易行利普而可久各憲均稱妥協檄飭各州縣一體照辦復親歷長安涇陽三

原醴泉等縣查辦貧民咸沾實惠由院飭司拔署一次不待詳請特加賞拔亦所僅見

六十一歲壬午二月時朱中丞署制篆函囑糧道費歐

餘先生名濬札委監收乾州錢糧事甫竣即奉委署

理漢中府沔縣事于五月初十日抵任六月修連雲

棧棧道為南山要工寧羌留堪鳳縣褒城沔縣分歲

輪修經費各八百金余抵漢本府貴太尊名麟曰今

歲輪應沔縣修棧吾懸此項以待久矣聞君辦事實心

亟為領修幸勿稍緩到任後查得該縣東自火安營

舊州舖至黃沙計程七十里西由沮水口至青羊大

安二驛計程一百一十里雖非五丁鷄頭等關之險峻而倚山傍水無尺寸坦途承修匪易余擇日興工實用實銷不假民力崎嶇悉化康莊文報行旅均免阻滯有劉某者籍隸湖南來沔之黑河開設木廂起家人咸謂之劉木匠身捐布理職銜其子小劉亦捐監生又與城固高鄉宦名樹勳官編修家聯姻漢中道嚴樂園先生名如煜以梓誼素亦交好居然一富紳矣小劉之妻汪氏自幼童養其姑至為鍾愛小劉夫婦亦未見其反目子已十餘歲即高宦壻也至是忽欲休棄致與妻兄構訟屢斷屢翻官非一任乃有沔畧縣

丞陳夢禪名明申來署告余曰道憲有諭可將劉汪氏從權斷休不妨多給養贍亦不至于失所余曰出妻例有明文汪氏出之無名况其家先貧後富正與不出之例相符何可以利啗其母家俾該氏終身受屈不聽越數日夢禪自郡返復過沔乃曰昨劉某抵郡道憲亦勸其飭子領媳為是未幾劉某來謁余以正言規之劉某深咎其子遂將汪氏領歸完聚其後始知斷休非道憲意乃道憲之弟行四名煜欲令小劉休回汪氏而以已女妻之也幸余迂執性成不徇情面故能化冷氣為和氣變怨耦為佳耦耳是歲夏

秋之際大雨時行河水泛溢堤岸崩塌極多而舊州
舖河為尤甚蓋緣河身淤淺水勢橫決以致下流火
安營一帶皆成巨浸余親為勘驗除捐賑銀二百四
十兩外復切諭居民令其各出工力余助口糧銀一
百兩沿河築埝一道至今猶資捍禦 十月十八日
卸篆回省時已題補鄜州洛川縣知縣十一月奉到
部覆藩憲檄飭到任于十二月二十日抵洛按印
是歲次孫達濬生顯民出

六十二歲癸未正月清查前任經手倉庫錢糧共虧倉
糧九千六百石照部價每石作價一兩二錢共銀一

萬一千五百二十兩又虧發當生息銀五千餘兩節

次催交本任田名鈞號與署任張名錫互相推諉

置若罔聞又加本道鄂即潤泉先生力為迴護勢難

完結二十六日適有服制命案二起一則帶犯進省

二則回明交代情形本道雖許籌款彌補而藩憲常

名文不允余不敢肩此重任至三月初五日交限屆

滿不得已通稟各憲蒙飭委長安縣張名聰賢候補

縣徐名通江并調田張二任來省核算同寅不諒苦

衷咎余輕舉妄動惟愛濤則云論公事方任毫無不

是知我者一人而已似此不辭嫌怨費盡心力僅止

追出張署任所虧二千六百金其餘仍令從緩設法
先行出結余思業已通稟有案結亦無碍遂通融結
報清夜捫心終覺楸枳不安也 五月賑雹災縣屬
員家原石佛原二處于是月十三日被雹余聞報馳
驗雹大如拳亦有如升者積地五六寸至八九寸不
等木葉盡落草根無存麥禾將次成熟悉打爛如泥
無可收穫成災足有十分余自行捐出錢五百四十
六千文並不請帑又令將本年地丁秋糧緩至來歲
完納民情由是安貼莫不感頌 北山每多雹災雹
之來也起自西北雲黑者非雹雲紅者必雹雹中夾

雨者輕純雹無雨者重來則多放鎗炮亦可打退余
在洛只眼見一次係甲申五月十八日申刻正在書
房請客忽而下雹中不夾雨一霎時間已布滿地上
急放鎗炮隨即散去尚未堆積其雹大如棗栗亦無
如拳如升者亟查城外田禾惟將屈姓豌豆十餘畝
打壞餘雖接壤亦無稍傷損亦殊可怪或云雹母即
係蝦蟆日在寒谷深澗吞吐冰丸乘時起而為災如
能先時除之則可以免余蓋未之親見也 邑之署
後建有朝陽書院一所乾隆四十七年前
任石公養源所建而無師生
脩脯膏火殊為缺典下車後詢知典史汪公名義號
澹園

創有惜字會積錢七百千有奇勢不能入私橐勸其
作為書院經費又為左湊右撥足成一千之數余欲
乘其始基玉成義舉乃先捐錢二百千文以為之倡
隨設戲筵百餘席東請殷實紳民共為量力欣助余
又兼攝山長一載諸多節省并設法籌措遂有錢三
千六百千文發當生息以作書院經費又于門左另
建義學一所經費亦出其中是舉也始于是年四月
成于次年十二月正奉

特旨整飭書院義學之時詳蒙各憲批示極為獎飾至今
生徒濟濟賢書屢登咸以此舉為急所先務云 七

月十五日余祀孤回署有民人楊治本控稱上年八
八十五日夜伊胞兄被人毆死余曰兄仇不與同國
因何隔年始控其中定有別情當將原告差押傳集
被告審訊僉稱其兄係楊治本自行毆死余思自毆
自控無此情理未之深信乃傳屍屬訊之亦與被告
供同乃研鞫該犯始據供稱上年八月十五夜因胞
兄賭博心上生氣邀同總麻服叔某人在途等候我
將胞兄騙至共毆移時殞命起屍相驗所有致命傷
實係該犯所毆案無疑義該犯罪應斬決八月十一
日帶犯進省聽候委審兼籌虧項命案量從未減改

為夾簽聲請免其立決虧項仍無定局 十二月初
二日本道鄂起身赴京引

見洛邑本古白翟地民風尚厚然好訟乃其舊習不比鄜
中宜之簡每日呈詞十餘紙其意不圖審訊祇圖拖
累一告之後被告喚至則原告避去令人守候無期
別無他長伎倆不過如此余履任後除情理未合者
當即批駁外其應准之件手立日理詞訟簿一本隨
時查閱嚴比原差不許耽延而又隨審隨結寔究虛
坐無稍寬假復加諄切曉諭令勿妄控滋事一載以
來此風已為稍熄訟牘減其過半矣惟跳崖投井吊

頸抹喉諸命案必須索錢到手方肯干休不然上控
不已其累不堪言狀蓋耳濡目染訛詐之風已深入
膏肓非但生者藉死者之由必欲盈其豁壑即死者
亦自謂拚去一命即可因此害人是以輕生之案接
踵而至不可勝計余欲挽其惡俗亦時為之斷結然
上控之費較之私和之費有過之而無不及兼且累
及書役上司又不肯反坐示儆實處無可如何之勢
每遇此等事件惟有顰眉蹙額而已良可慨也 是
歲恭請 賜贈祖父起英府君為文林郎陝西鄜州
洛川縣知縣 祖妣王氏史氏翁氏為太孺人 贈

父榮綬府君為文林郎陝西鄜州洛川縣知縣 母
余氏為太孺人上年十一月內恭遇

覃恩余補授洛川縣在

恩詔以前是以得邀

封典

六十三歲甲申正月初四民兒來洛川署本道鄂

簡放河南按察使中丞盧厚山先生囑署首府熊名常鏗

密札令余進省籌辦虧項十一日起身赴省月餘始
得彌補完竣至二月二十五日回署此則厚山先生
之賜居多而辦事之周詳妥協無不適如我意則余

友朱警愚

名世鐸時
為理問

之力也厚山先生聞本道升任

之信以此案未了日後恐碍及本道亟飭首府妥為
籌辦首府亦未諳辦法商之警愚而藩憲又惟警愚
之言是聽是以警愚得展其能事寔屬周妥之至

二月二十日良兒歸家 九月鄂潤泉先生升授陝

藩赴省謁賀見面即曰吾全位至藩司擇屬要緊如
閣下之結實可靠樂得相助為理觀其詞意出于肺
腑並非虛假蓋即交代一端因拂意而轉成知己也

十月獲盜犯楊墜兒楊保兒上月初四日夜有居
民劉姓令其工人楊姓趕驢二頭馱錢四千八百文

口袋四條前往甘泉買鹽久之不歸劉姓沿途查問
聞有埋屍一事報請起驗是否係伊工人赴驗果是
楊姓屍身頭受重傷而死此係真正盜案四叅限滿
不獲例應降調一面飭差緝兇一面傳喚埋屍之馬
姓人等查訊委係鄉愚無知恐其報驗受累因而私
埋並無別故即將馬姓人等釋回而幕友以為此案
若非馬家河人何故私自掩埋若不嚴刑訊究何肯
吐出實情咎予軟弱無能定遭重譴余曰不然細察
情形實出愚民所為何可冒昧動刑累及無辜設或
濫刑斃命咎將誰執于是幕友辭館去余乃速傳緝

役而諭之曰他人三日一比五日一比比期愈迫爾
等緝辦愈難余姑寬爾比期但一月無獲必當嚴比
不貸又云爾等勿因畏比將形跡可疑毫無贓據之
人拿案塞責如得有風聲速將贓物嚴密起獲庶犯
人無從狡賴否則定行重處又多給緝費無稍吝惜
役皆懽諾而去至是月初八日緝至鄜州之王家角
地方聞得前月初九日有不知姓名兩人洛川口音
在于張家灣出賣驢頭之信密至該處查問驢已三
經轉手原物尚在又復查明賣驢人面貌服色來踪
去跡知係土地頭村楊姓二人刻速拉驢來縣傳到

事主認明果係真贓立派差役多名前往該村圍拿
二犯一并就獲一名楊保兒年稍輕直認不諱且供
此外並無夥犯一名楊墜兒年已六十餘歲尤為敗
類混賴混扯無所不至以楊保兒質之始無異詞二
十六日親自帶犯進省臬憲審明從寬楊墜兒斬決
楊保兒烟瘴充軍楊墜兒者其乳名也實係捐貢不
欲形諸奏牘玷辱名器故為隱之北山五方雜處九
月間正值川湖種地客民回籍之時余以為此輩行
劫斫難弋獲不料一月之內竟爾破案無喜絕不冤
屈一人捕役亦未比責一次此案頗見余之安詳審
慎而無患得患失心若因處分較重稍形輕躁未免
緝辦掣肘且恐別生事端矣 其時又有北鄉武永
福家女妖一事武永福者樸實長厚家亦溫飽非造
言生事之人其家出有妖女一日伊家工人趕驢馱
麥回家又復騎驢赴地妖乃告諸主人以為不惜牲
畜工人云我今偏要騎馱赴地看爾將如我何及至
地工人遍身麻木不能下驢急求之乃愈又一日驢
在槽頭被索絀住頭懸不得下妖又以告赴槽解之
每至午後門外拋磚擲瓦行人不敢過鄉人求子求
藥求得會者許以酬謝無不應驗于是呼為仙姑已

在該村立廟祀之紛紛傳說到署余聞之曰妖由人
興人信妖乃有妖豈可以此搖惑人心釀成後禍立
即飭役前去協同鄉保將廟拆毀次日去役回縣稟
稱昨晚役等協同鄉保正在武家共議忽然狂風一
陣飛擲鋼片非近地所習見諸人無不驚恐不敢再
議毀廟之事余曰有是哉何妖之靈也乃會同汎弁
帶領兵役數十名各持鎗箭等械親赴該村直入武
家大聲疾呼果有仙姑速顯神通我當退避三舍已
而絕無影響遂將妖廟焚毀余見其中堂懸有女像
一幅云係觀音神像朝晚香燭禮拜恐即作祟之由
亦令撤去此物其家男婦戰戰慄慄猶恐仙姑為禍
余曰無畏邪不敵正天下無不可驅之妖其能為爾
家禍乎其後詢之伊家則曰仙姑云去矣去矣我不
在此矣從此不復見怪事次年四月有南鄉洛河邊
居民媳被妖祟前求驅逐余曰我非張天師豈能驅
妖求之再四乃為焚疏城隍神前妖亦遂絕蓋鄉愚
見余焚疏恃以無恐不復見怪仍不過妖由人興而
已倘謂余一疏之力不亦謬哉 是冬捐加二級因
盜案也

六十四歲乙酉四月中丞盧丁艱藩憲鄂升授陝撫每

謁見輒以余為妥協稿僅此僅免獲咎若望稍有寸進則須肆應之才非余之所能及也 五月二十四日青牛村雹災辦理亦如員家原共捐賑錢三百八十八千文因其離城較近又貸倉糧二百六十石 六月中部康公名承祿直隸靈壽人病故奉委兼攝印務于初七日接印康公身後蕭條余為經理其喪設法送其柩眷歸里亦寓鬼死狐悲之意耳 孫達瀾生良出達灝生才出

六十五歲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菩提聞喜等村雹災其地濶不過五里長有五十餘里共捐錢五百三十

六千文賑之其餘悉照員家原辦理 六月二十日有客民雷二捏報盜案緣雷二籍隸邵陽販驢五頭前賣往宜川出費帶有鄰人託寄元銀一百兩道經縣屬之虎兒溝門意欲平空報盜官為賠贖將銀入已余晨起點解知有此事當即傳問據雷二供十六日晚一更多天我趕驢走到虎兒溝門突遇強人將我頭上用石打傷昏暈倒地驢馱上有銀一百一十七兩都被搶去等語查驗傷痕其大僅如米粒因思銀兩被劫其情必急何以報案如此之緩強徒毆人下手必重何以傷痕如此之輕顯有裝點捏飾情弊但

係事主碍難嚴究只得派差二名緊跟雷二不許與人交頭接耳低聲私語次日即帶領雷二親赴該處履勘失事處不在高崖仄徑而在平地並傳上下站店查訊據上站店戶趙姓供稱十六日早雷二說他身上有病不能起身到晌午又說要走我再三留他不住因此走到海門止有三十里路已是一更多天其銀兩有無劫去我不知道據下站店戶劉姓供稱十六日晚約有一更多天這雷二來店敲門說路上遇着強人將我打傷行李還在路上我急速開門趕去約有半里路有驢五頭站在路上內有馱子一個

是細好的我將驢拉到店內解落馱子叫他查點行李他慢慢的說有銀一百餘兩不見了他又在我店內住了兩日纔來城報案余因謂兩家店戶曰該處地方清靜人所共知因何忽有搶劫之事必是爾店戶窩留匪徒此余明知雷二之謊故意恐嚇店戶也于是店戶私詰雷二曰爾說銀兩裝入搭連細在馱上馱子未曾拆動何至失去銀兩我今照樣細上爾如能抽出我情愿賠爾銀兩雷二因見店戶盤駁不能搪塞始稱我實將銀寄放別處來案謊報只求二位轉求縣主將我寬恕遂即當堂認明起到銀兩將

雷二照例問擬極邊充軍此案雷二傷由自種是以下手不重心慌意亂是以驢馱未拆情虛胆怯是以報案遲緩加之行路不多已至昏夜打劫地方不在險僻種種自露破綻總緣事出虛假粧點不全而審辦之關鍵全在派役緊跟使之無所施其詭計又激店戶自相攻訐不落巖究事主形跡而真情立見若使精神稍懈墮其術中受累不可勝言然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作奸之徒未有不自害其身者可不戒哉
十二月奉文加一級因征收地丁錢糧三年全完也

六十六歲丁亥四月十四日奉委赴蘇領運洋銅上年

冬間延榆綏道顏魯輿先生

名伯燾

進省道經洛川沿

途訪問知余在洛數年民情甚屬愛戴而夫馬供應又甚愜意隨帶委員吳武舉適在洛署病故余為衾衾棺殮而歸其柩于榆道憲亦德之是年道憲升授臬司署理藩司適值銅差乏入魯輿先生曰洛州官聲甚好意欲調劑而無由煩渠出此一差必不令其仍回本任囑兩首縣以信告余因久困北山而幸得一知己未免意動耳以公事為巴結非鑽營可比又聞命陽段公

名世聰

有協濟銀一千二百兩遂慨然允

之二十六日卸篆迨進省而魯輿先生已升任甘肅
藩司離陝而去余乃于六月初五日領銀起身赴蘇
民兒隨侍照管一切帶同家丁王德侯貴等五人差
役二名由潼關洛陽開封彰德徐州至邳州之兒河
在運因道路泥濘舍車僱舡由宿遷桃源至清江浦
河邊
七月初一日在清江僱船一隻由淮安揚州鎮江常
州于十一日抵蘇當將銅價銀九千六百兩交貯司
庫寓居閭門外之盧家巷二十日暫告病假同民兒
起身于二十六日抵家省視祖墓八月初五日因途
中暑熱貪食西瓜至是病瘥而兼胃寒飲食不進者

二十日九月初稍愈即于重九日自家同民兒良兒
起身十四日抵蘇二十二日赴寶蘇局領正銅八萬
斤耗銅六百五十五斤六兩于二十八日自蘇開船
十月五日出月河口泊金山守風三日遊金山寺登
其塔初十日出龍江關過太平府蕪湖關至魯港守
風六日又歷池州上羅刹磯攔江磯至安慶省城謁
見鄧燁筠先生時為安
徽巡撫至東流之烏石磯守風三日
遂過彭澤登小姑山于十一月初二日抵九江登庾
樓又歷武穴蘄州初九日至蘄水之蘭溪守風五日
民兒王德先僱小舟赴漢口十八日抵漢口鎮住三

日換襄陽編子船七隻過江至武昌登黃鶴樓北眺
漢陽天別山于二十二日開船由漢川經仙桃岳家
口沙洋諸鎮過安陸府十二月十三日抵樊城住四
日在陶萬順行僱駁船名歪頭船五十二隻坐船洵河欸
子二隻渡漢江至襄陽府登峴山觀羊枯碑于十九
日開船過穀城光化即老河口入寨河二十八日至河南
浙川縣之馬蹬起岸度歲駁船仍由水路赴荆紫關
孫女小猫生良出

六十七歲戊子正月初三日起旱過浙川城初四日抵
荆子關駁船亦陸續到關隨僱馱陸續運赴龍駒寨

十五日自關起身經青山武關二站十七日抵寨將
銅存貯張姓官店派撥家人張信并添僱夫役看守
候運十八日即由商州歷藍關登秦嶺出藍田于二
十一日回省銷差是時派委之上司已去而署藩憲
松盤先生名載豫余本家也力勸回任余自知機緣不遇不
復作酬勞之想而調劑之說遂成畫餅乃于二月初
六日回洛接印是歲西口喀什噶爾逆回張格爾
滋事羽書旁午絡繹不絕廊中宜皆派里民協濟馬
匹馳遞六百里加緊文報余惟自添號馬三匹往來
遞送絕不擾累民間經過兵差妥為支應彈壓兵亦

無敢譁者 洋銅因與滇銅楚鉛相間輸運直至四月初一日開運至九月二十九日交寶陝局完竣是役也往返八月之久除應領脚費銀一千五百九十兩八錢并貼費一千二百兩用完外實賠去三千兩有零又歷盡風濤雨雪險阻跋涉之苦迨至事竣置之高閣並無一人知委員之勞者此北山之詩所為作也亦可見凡事總宜安命不必妄想耳

六十八歲己丑三月俘獲逆回張格爾解經省城獻俘

闕下

張格爾者係從前平定回疆時逆酋之裔長臉長鬚貌甚體面余見其手書回字對聯一副每字大有七八寸形如飛白筆勢端勁蓋回中之傑點者去臘除日因楊恭贊名遇春入京出來窺伺意欲偷營軍中

偵得其情派兵往勦該逆避入鉢蓋山時值雪後與安守備段永福見有馬跡跟踪而入獲張格爾等七騎解京之時沿途乘坐大轎不上刑具至省城住南院內供具甚盛百戲俱設以悅其意使渠安心行走不生別故也獻俘之禮先期一日

欽派

大臣祭告

太廟社稷

稷屆日

御午門樓受俘兵部所稱平定某處所獲俘囚謹獻

闕下

承旨官宣

旨將

所獲俘交刑部刑部奏領

提臺提臺楊芳封一等果勇侯楊威將軍長齡封二等威勇公六月初八日堡子頭村大水該村地處高原是

日大雨如注頃刻水深尺餘冲淹田禾四十餘頃水落杜家河將河底鉄板沙石揭起一二尺在岸此殆所謂發蛟者與然非深山窮谷亦有此變殊不可解

查明戶口捐錢二百六十四千文賑之又貸糧二百一十二石其餘一切緩征悉照電災辦理

六十九歲庚寅秋七月浩罕回部復出滋事攻陷喀什

噶爾城池戕害該城叅贊及換防副將等員

張逆之變浩罕

陰為之助是以上年那亦堂籌辦善後事宜禁止大黃葉不許出關將以絕其養命之物俟其畏服也茲浩罕蠢動藉此為詞

朝議以為辦理不善將亦堂先生草職拿問

特派索倫京

兵二千名並調西安漢中興安各鎮及撫標滿營官兵進征本州吳蔗薌先生

名烏捷

調辦過兵差務余

奉委兼署廊篆于十月二十六日到任吳本州人極

和厚而于地方公事不甚經理甚至六月內有拒殺

搶匪人命本可一詳完結尚將人犯管押而不詳辦者其餘戶婚田土賬債細故不審不結者累累皆是余視事後迅速清釐塵積為之一空十一月連報命案三起二起即在屍場訊結一起因妬姦鬪殺案稍棘手亦止一書一夜究問明確即將人証釋回並不拖累一人

七十歲辛卯二月初四日奉委署理漢中府留壩廳同知印務十二日卸廊州篆二十六日卸洛川篆交代清楚于三月二十日抵留接印該廳地處棧內西通四川西藏等處為南山第一衝要之區民間命盜案

件以及尋常詞訟尚屬稀少惟所管棧道一百五十餘里及江口一帶為古斜谷之地亦係南北往來要道匪徒搶奪縱窮醜酒賭博拐騙婦女無所不有拿緝稍懈即肆行無忌良民最為受累余抵任督飭巡役認真緝捕此輩為之絕跡又經理安山武官松林三驛驛馬一百三十二匹馳逸川藏往來緊報亦無一時一刻遲逾 四月西藏喇嘛進京祝

嘏連過三起每起長馱一百餘頭騎馬一百餘匹人夫一

百餘名每起約用銀二百四十兩 六月四川鄂制

臺即潤泉先生赴任過境俱酌量供應送至褒城

七月西來坐藏大臣過境亦如之 八月奉委代理

鳳縣十六日到任該縣詞訟頗繁往來審理一月有

餘積案稍清并辦命案二起俱在屍場訊明不帶人

証進城鳳人驚異以為所未曾見九月二十四日卸

事 鄂制台姨太太赴川過境支應一如制臺是年

前四川制台琦名善老太太官太太四川藩臬主考

學政差使絡繹無不妥為辦理並無貽誤留壩之名

本于留侯張子房西北四十里廟台子地方有紫柏

山一座相傳為留侯辟穀處山麓有留侯祠極其壯

麗堪與沔縣定軍山之武侯祠相匹祠內花園一所

雖大不過十餘畝而幽雅趣無異洞天福地奇花異卉不能盡識其名余所最愛者惟秋海棠此花漢南無處不有而該處為尤佳每于牆陰石罅蒔植數本無不葉茂花繁嬌翠欲滴又有洋綉毬一叢紅綠青白四時變色而終歲不落真異種也公餘之暇時一往遊聽黃鸝之悅耳枕流水以洗心輒蕭然作世外想

七十一歲壬辰二月陝甘學政戴

名蘭芬

過境學台向

由秦階赴漢中不走棧道此次因

恩科先考漢興二府多此一差其費不減督撫 三月嘯

嘛回藏過境亦接連三起供應與進京時同 是春又過換防及撤回官兵四起念其從軍勞苦于例外稍有捐給歡踴而去絕無囉擾聲 四月二十日卸事隨奉委署理西鄉五月初三日進省謁見各上憲均稱差務妥協而不知辦理之良非易易也 六月初三日赴西接印漢南州縣惟西鄉幅幘為最廣雖其南割置定遠一廳而東至五里壩尚二百餘里西南至大巴山一百八十里北至于午兩河亦二百里且與四川之通江南江等縣接壤為川匪往來咽喉之地地廣民稠風刁俗敝訟牒之繁甲于漢南下車

後摘其屢審不結者剖決四五起又于批詞中切中
奸弊民咸敬畏如神莫敢妄控滋事復于鄉保中訪
其素不安分者斥之代以謹飭幹練之人匪徒無所
匿跡地方因之肅清 八月十四日夜漢江水溢冲
入興安府城淹斃居民二萬餘人城垣衙署無不坍
塌東偏為之成墟余先期虔備牲醴祭禱于楊泗將
軍神前叨蒙庇佑河流順軌不致泛濫臨河街岸邑
中並無崩墊 九月十一日良兒歸家二十四日夜
有北鄉民劉老漢被無名兇賊毆死竊去棉線等物
一案屍親東拉西扯混控多人余僅傳其情有可疑

者一人訊之亦屬無干即為開釋屍親嗷嗷不服十
月初三日緝獲兇賊趙姓起出真贓棉線一訊即直
認不諱趙姓身帶殘疾若非得其真贓何從訊問此
亦余預飭緝役不可畏比妄拿之效也 十月初七
日卸事十五日遊午子觀觀在南鄉堰口去城三十
里孤峯插天四面皆石巉巖峭壁絕無行徑惟山後
有羊腸鳥道一綫可通觀在絕頂北向俯視水東壩
歷歷如指掌觀內平地十餘畝古木數十株有松葉
柏身者有柏葉松身者攷之爾雅樅松葉柏身檜柏
葉松身其即此二木與他處未之見也前殿供真武

大帝像後殿有銅佛三尊各重三千餘斤不知何以
昇上余未登華山此殆可稱小華山靜坐數刻不啻
身在廣寒宮塵慮為之頓息 十一月初二日自西
起身回省擬由寧陝捷路初四日至饒風嶺為凜所
阻不得過凜者非雨非雪其狀似霧及地成凍堅滑
異常草木上隨葉成形花紋如刺北人謂之曰凜嶺
高十五里惟嶺巔五里許纔有之雖陡坡石磴雨水
不積之處無不皆然蓋亦沍氣所結者轎則尚可努
力而上騾馱則一步不可行無奈仍回渭門趨棧道
經過牛羊河真符城固歇店全無宿破屋中行路之
艱難未有如此次者二十日始抵省城時已題升與
安府漢陰廳通判十二月初三日奉委先行到任並
帶與郡接濟銀二萬兩由孝義鎮安行走十一日抵
興將銀兩交府庫訖十三日抵漢陰接印 時因叅
革前署任張公藉公科歛一案要証劉世杰王維楨
等未獲不能奏覆撫憲史櫟園先生名譜焦迫怒及
現署任何公名玉飭余飛速緝拿解究以憑結案余
至任數日訪獲劉世杰于西鄉之丞渡河王維楨于
其家之地窖內解省審辦撫藩臬各憲皆大喜
七十二歲癸巳二月賑飢上年秋雨過多苞穀青空落

憲楊密峯先生籌發漢陰廳銀一千二百兩借給籽種銀一千二百兩並飭各州縣勸令殷實之戶量捐錢米撫恤乏食貧民余于正月內即設席邀請富民陳瑛等二十餘人共捐得制錢二千貫有奇又奉發銀一千二百兩換錢一千六百八十千文每兩合錢一千四百文籽種銀換錢亦如之先在四城關查明貧民親自散放每名給錢自四百至二百文不等四鄉先飭鄉保查明造冊送案余又親赴各處抽查每名給錢亦如城關之數復于散竣後即在該地出榜曉示使人無不共知以杜鄉保侵欺之弊加以詳請出借社倉

穀二千四百石常平倉穀五千石又于城內設立平糶局勸令富戶每日共出米十五石減價出糶以資接濟至四月麥熟而止又有乞食流民數千人聞風而來皆為詢明籍貫酌給口粮派役送回原籍以靖地方而免擾累由是民情莫不安恬喜悅即往來過客咸以興郡八屬惟漢陰辦理為最善甚至上控撫恤諸案且援漢陰為比例云漢陰南北亦係高山中貫月河一道沿河兩岸良田萬頃歲穫稻穀數千萬石實為漢南膏腴之地嘉慶初年屢經教匪蹂躪百姓見慣大員不置地方官于目中加以前任錢公

名鶴年假仁假義網紀廢弛多被士庶所輕褻前署
號梅江任張公妄作妄為民怨沸騰極之控草而後已由是
士習益壞民氣益驕官斯土者實有朽索馭馬之懼
余履任後水清玉潔一塵不染遇事則秉公處斷或
照例奉行寬猛相濟剛柔並用民乃無敢抗違者
六月吏部行文調取引

見藩憲以余辦理撫恤得宜民心愛戴此後正須熟手經
理詳院奏請展限奉部覆准是以暫緩交卸起程

八月孫達淮生顯才出 十二月二十四日次兒顯

良來漢陰署

七十三歲甲午正月十四日北鄉居民鮑宗貴具報無
名兇賊毆死伊兄鮑宗盛一家三命一案余以案關
重大立即起身馳至該處已有更餘復據鄉保鄭文
峯等回稱本日盤獲一賊徐言彰云係安康好漢堂
居住之羅貴魯老公二人毆死當即帶同鄉民趕去
圍拿詎料魯老公乘間脫逃羅貴滾坡跌死等語次
早四屍並驗實未嘗經見之事遂派差數十名緝獲
魯老公于鎮安之鍋廠用去口食并賞需錢一百五
十餘千文及到案訊問魯老公極口呼冤堅不承認
並傳到羅貴家屬亦稱徐言彰挾仇誣扳此外賍証

全無即徐言彰亦不能指出確據難以憑信飭差另緝正克羅貴本係刺匪將伊改作另案追捕跌斃不牽涉鮑姓之案以免鄉保妄拿斃命之咎蓋南山五方雜處鄉保管理地方遇有命盜案件緝兇是其專責鄭文峯等聞信往拿雖不確實究屬急公又况羅貴著名積匪非平民可比若將鄉保照例治罪心實有所不忍也 二月十四日拿獲鮑姓三命案內兇犯張四蒼先是保正鄭文峯盤獲賊犯徐言彰指東話西忽認忽翻審訊二十餘日毫無証據實非正克因將該犯監候另緝茲有中河鉄佛寺居民張世太拿送張四倉到案緣張四倉與鮑宗盛張世太素日認識正月初九日夜張四倉獨自一人行竊鮑宗盛家將鮑宗盛夫婦毆斃其子落崖身死偷得背籠一個布被一條及各色糧食并厨刀鍋鏟等物初十早背至張世太門首張世太因與張四倉素識又見其背籠內有糧食漏出留入伊家令張四倉另裝閑談問及鮑宗盛景况張四倉有一家盡死之語其時並不在意後聞鮑宗盛一家被人毆死又聞兇犯徐姓業已拿獲仍將張四倉置之意外至是聞鄭文峯說徐姓並非正克張世太因想起鮑宗盛于初九日晚

被人打死初十日並無一人知覺張四倉何以于是
早知其一家已死尋見四倉究問四倉不能狡賴遂
直認不諱又起出布被等物因將四倉送案駐據確
鑿犯供分明其為正克有何疑義乃屍親鮑宗貴與
該犯同行來城途中說及徐言彰之事該犯始知有
徐姓人及到案供與老徐同竊余曰老徐何名供稱
不知其名余曰爾與老徐素識否又供素不認識余
曰既不認識何以知有老徐又供聞得屍親所說余
因據供駁之該犯亦不復拉扯此張四倉被獲到案
並曾供過老徐之原委也三月二十日余親自解犯

進省當經委員訊問該犯並無異詞西安府韋

名德成旂

入亦以案無疑實同余面回署臬憲程已欲具詳詎

有候補知縣姚名洽年少狂妄前緣濫刑斃命革職

充徒嗣在軍營効力加倍捐復仍發陝省候補與余

挾有嫌隙伊前鬧事時余未嘗盡情餽送有意挑斥將張四倉擗耳

跪鍊必欲令伊供出夥賊該犯猶矢口不移至暮小

便出外聽從差役指使該犯因而供出老徐及至問

到後來該犯仍認在自己身上姚公以為不必再問

遂一面行提徐言彰并魯老公到省即用四人壓損

嚴審徐言彰受刑不過只得供認並不究明起衅根

由下手情形而贓據又無一物在旁人咸謂向來西
安府未有如此審案者乃姚公猶欲平空文致以為
羅貴既死不妨作為正兇張四倉之贓可作羅貴所
給徐言彰作為同行而未得贓全無一毫實情尤可
笑者鮑宗盛家本極貧身住草棚一間寬深不及一
丈朝無夜糧乃稱徐言彰等在伊家廊下搶得糧食
先走羅貴在後拒殺事主竟似鮑宗盛為一富翁者
余數與力爭無如韋首府惟姚公之言是聽不能挽
回余以正兇已故其餘並無死罪更兼羅貴原報究
有裝點未免情虛且住省已近四月之久已用盤費

一千二百金不敢再延遂允具詳通報徐言彰擬軍
張四倉擬徒魯老公杖羅貴已死勿論後又聞臬憲
恐干部駁徐言彰改為絞候入于情實則非余之過
也此案未經通報先行稟請委審余並無承審不實
之咎但含有贓有據之張四倉而辨無憑無証之徐
言彰地方官不得直行其志自覺懊惱之至而又無
故用去銀一千餘兩並兼諸事俱不順適如上年臆
月內有王世青戳死吳張氏一案招解到省因見張
四倉翻供即可置身事外王世青亦從而效尤後雖
審正仍照原供在當時又增一番氣悶因思宦海風

波不可測度若不收帆而止恐有覆溺之禍是以余
引

見屆期已于四月十八日交卸印務本可由省請咨入京
乃于七月初九日返署即行具詳告病所謂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者其庶幾近之斯時交代已完後任業
經結報即可諏吉登程矣忽于九月初間接到河東
鹽道來文欠解上年鹽課銀二百兩查係戶房之弊
設法追解復于十月初間又奉藩憲來文欠解上年
地丁四百餘兩亦係戶房之弊經後任將劉東升監
追始有着落余乃于十月十八日自漢陰起身赴興

安府城暫住數日二十四日開船行走十一月抵樊
城仍坐原船于十八日抵漢口此一路雖經險灘三
十六處尚屬平穩亦且迅速二十三日自漢口開船
至十二月初一日行抵九江連日大風大雨驚恐不
少至初七日纔得過關初八日又遇大風船旋江心
一晝夜初九日傍晚抵湖口逆水行三十里二更後
抵大姑塘月下見大姑山又名鞋山其形似鞋一片
皆石低浮水面不及小姑山之高然皆鄱陽塞口沙
也進湖之後皆係逆水非風則不能行有風則水濶
浪大澎湃非常甚可怖畏十四日始抵吳城換船十

五日乘風冒雨而行十六日至江西南昌省城又阻
風一日二十四日至河口換小駁船上灘河二十六
日抵玉山縣即晚僱覓夫轎配搭行李次日過山實
係坦途八十里抵常山縣二十八日僱船起程二十
九日抵衢州府城外三十日未行船上度歲 是歲
四月二十七日室人徐氏在家病故

七十四歲乙未正月初二日自衢解纜過龍游蘭溪嚴
州桐廬富陽等處初六日至義橋過紹興船即晚起
身初八日過百官江初九日抵家始知室人已于上
年四月二十七日病故不勝悲悼乃命民兒良兒遵

制成服上年四月間余正在西安省城會審張四倉
之案大不得意之時不料家中亦遭此變可見禍福
之道以類相應命運偃蹇至于如此告病之舉其容
稍緩乎夫以王西亭銘以之幹練一夫作梗至于降

調因承修興安府城工被刃生朱警愚之謹飭率由

舊章至于褫草因清軍同知任內循照沈履田名琮

之際遇由咸寧知縣代人受

過因陽曲關思虎之案承余也百不如人尚得引身

而退豈非大幸獨惜糟糠舊侶未獲一日隨任以酬
內助之勞所望解組歸來優游林下共樂餘年稍慰

生平于萬一耳乃竟求一見而不得瞻圖畫之空懸
窺戶庭而聞若今而後余其長效鰥魚之泣矣傷何
如哉

七十四歲乙未二月濬河道水利為農田根本附近河
道久未疏濬淤塞特甚余捐錢一百二十千文僱夫
挖掘自馬將橋起至楊家新橋河口止計長六百餘
丈濶一丈四尺深二尺一律深通四月大旱至八月
無雨近邨農田大有裨益三月二十五日室人徐氏
出殯浮厝河北侯應王井頭灣新阡成入葬 七月
為三嫂朱氏請旌節孝 十月命民良才儒四子分

居析爨余出仕二十餘載迨今倦遊而返清風兩袖
行李蕭然薄田不過二頃僅足以供饘粥親自品搭
均勻分授諸子令其各自經理勿墜先人之緒而余
亦得優游暮景頤養餘年以遂余恬退之志云尔

七十五歲丙申九月四子顯儒入泮儒兒家務纏身蹉
跎數載余恐其日就荒疎半途而廢今年令其在家
為諸孫課讀以收放心兼理舊業伊亦自知奮勉依
期作課勿稍間斷院試後閱其試藝尚覺順理成章
余雖許其拾芹而未敢信為必售也茲乃幸如所願
一綫書香藉以不墜殊深欣慰若再勉力加功竿頭

直上尤所厚望焉耳學臺吏部侍郎史名評八月二十八日考試九月初三日聞報四書題三年有成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又一朝而獲十詩題賦得清風似水邊得邊字

臆說

陝省州縣惟西安同州鳳翔三府稱為美缺余在陝二十餘載未嘗一任斯土似屬憾事然任斯土者亦未見人人滿載而歸蓋緣朱中丞自州縣至封疆未嘗出關中各屬出息錙銖無不盡悉而于年規攤項必吸盡骨髓而後已以後歷任因之亦不能免所以反不如小缺之猶為安靜也

地方官辦公猶易惟應酬為最難每逢需索攤派信到拒之則惟恐獲咎應之則又恐撞騙斟酌之道實非余之所長彼知進而不知退者絕不顧惜銀錢尤非

余之所敢出也

官場惡習首在勢利惟知錦上添花不肯雪中送炭余于窘友告幫隨其情之厚薄無不應酬而于上司不肯妄送一金此則余之乖僻不合時宜之甚者蹭蹬一世職此之由

州縣自然之利在于錢糧之平餘倉糧之斗面以為積年陋規分所應得然取之額外固非民脂民膏不過與貪贓枉法者有間不可謂之自然也第日用經費刻廉俸不敷不得不從權從俗未便一概裁革耳

同寅中到任每以做生為出息每做一生約獲分子錢五六百千之數除去費用可落一半此亦設法求財之意然陝西做生不比吾鄉來者皆體面紳士彼處則令鄉保散帖不論何人出錢一千文即光頭赤腳草衣卉服前來拜壽赴席為主人者尚當與之揖讓回禮非惟不雅亦且不值雖曰富而可求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余惟從吾所好而已歷任各處未嘗做一生日此則余之差勝同寅一籌者非自贊也

衙門公事不辦則日見其忙隨來隨辦則日見暇官場習氣睡必日中而後起起則或彈或唱或烟或酒或下棋或賭博又不肯汲汲辦事所以謂之忙者忙在

外務而已余則審理詞訟兼辦刑錢書票諸雜務尚有餘閑可見公事並不忙也又每見他人多坐夜堂審案自謂急于辦公不知日間功夫甚長何必遲至日暮况夜間多費油火燈火之下又最易悞事余凡遇送到之件总在早堂午堂完結從不曾坐過夜堂亦不留案過宿蓋一案不了似乎心上多一掛牽是以不敢不速而晏起一刻則環而待命者不知幾人是以不敢不早此即敬事之意而愛民亦寓其中

陝之南北跬步皆山轎非緯不能上是以地方官出門民間輪門派夫伺候倘遇農忙之際未免有悞農功

累民不少余每遇出門則自備一馬相隨上坡則乘馬下坡與平路則坐轎不用緯夫而民得免力役之苦到處行方便此亦一端與

衙門演戲是其常事不但自己花費兼累及同城寅好

亦不無損耗余署中是以永不演戲然亦有出于人

情之外者曾記有一張姓誌其來署洛川訓導謂書

院謝山長名集梧號東園曰堂上因何不演戲山長曰恐同

寅中受累此是好意張訓導曰何必如此不過一二事即可轉來有餘矣其意蓋指說情而言也可見演戲一事非但花費兼開夤緣之漸不可不為切戒

娶妾一事凡為州縣者莫不皆然余一生獨處如孤
僧然非甘寂寞也惟念人之相與貴于相得方有情
趣我以若大之年娶一少妾我即好之其如人之不
好何即使貌或好之其如心之不好何且即心實好
之共如精力已衰恐自促其壽命何從此一想雖有
十分高興一筆勾消矣養心莫善于寡慾余不能無
慾惟有強制而已此亦余之頗有定力處

陝省倉庫素稱完善之區近今亦未免稍有未完自數
百金以至數千金不等緣官場皮氣不同或好應酬
或好奢華或負欠而不顧盤剝或託人而反被侵盜

是以每到一處不鬧些窟窿不止及至交卸不出則
又輾轉求人代担或遇病休等情則令後人攤賠上
司亦佯為不知顛預了事從不叅辦因循怠玩此所
以漸有虧短之由也余歷任各處惟有代人彌補自
已不敢虧短分厘從不央求他人亦不為上司所嫌
帑攸關安得盡如余之謹司出納而使之均歸實貯
哉

州縣雖是問刑衙門然大刑不可輕動大刑者夾棍拶
指也動大刑則骨節解開皮筋欲裂痛不可忍人必
氣絕而後復蘇是以謂之極刑以此問案何求不得

其尚能虛衷研鞫審出實情乎余歷任二十餘年非但不曾用過大刑即目中亦未見過大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三復斯言是用凜凜

孝父母友兄弟睦宗族和鄉黨人之大綱也民間詞訟惟此數項最有關於倫紀涉于風化余每逢此等事件則必諄諄勸諭使之醒悟仍歸舊好即掌笞薄責亦不輕加且明告之曰吾非不能用刑但一經用刑則終身之恨讎怨愈不可解矣不知者以為大烈則民畏水弱則民慢余謂刑罰不如教化譬猶鷹鷂不鸞鳳

酷以濟貪故貪者必先之以酷蓋每逢一案不論情理混動刑罰則愛惜臉面者不敢不行賄求免此即俗語所謂打詐也且貪贓者又自有一副才具一嚇二騙忽怒忽笑使人不可揣摸及至賄賂入手則又曲為調停四平八穩能使兩造喜悅入我彀中余則率性而行慈以撫之莊以臨之既無夜叉心腸亦無小丑面目其于苞苴一道已不啻揮之門外矣夫何染指之有

接見紳士謂足以備諮訪而禮賢好士之意寓焉世之粉飾吏治者遂以此為沽名釣譽之具不知安分守

已之人潔身自愛不肯出入公門其出入公門者皆
陽鱗也况關中士習卑鄙齷齪非惟不足以借諮訪
而一經接見干請隨之甚至藉禮待為聲勢武斷鄉
曲欺壓平民無所不至更有刁劣之徒因而把持官
府肆行無忌者即如漢中嚴太守名汝最重士人以
為作養其流至于抗官罵官毆官層見叠出此風不
可禁遏乃以桎梏赭衣軍流徒杖終之推原其故未
嘗不由太守之釀成余落落寡交從不濫有晉接在
洛最久惟交一人曰李維楷家世耕讀身曾出仕為
直隸密雲縣丞署過正印其為人端方古道十年之

間並無一事干求亦無一紙訟牘余每過秦關其所居村
名必以其家為東道主聽其言觀其行無一不可為
矜式今其孫為殿元由乙酉選拔為工部虞衡司副
郎應爵戊子科舉人亦有乃祖風余以此作澹臺滅
明觀得人之說庶乎近之養癰遺患可無慮焉又何
必以朝接儒冠暮見儒服為名高哉

居官只在問心不在求名雖曰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
然一有好名之心則揣摩迎合之徒得以官之所好
中之所謂有慾者即可投之以餌也地方紳士無故
而送萬人衣萬人傘甚至糾合多人籲請攀留問其

為首者必係好事之人其由本官指使懲通者更無
論焉余至洛川如李天錫成汝璋孟如璧馬世仁屈
建南之流向以衙門為衣食者皆望風屏跡是以書
院送一匾為其設措膏火也當商送一匾也為其除
去生息也烏覩所謂衣拿板留哉然去洛時之跪送
道旁者無不感且泣焉至于他處離任時亦多杯盤
盈路而惟西鄉之填衢溢巷板轅卧轍依依不忍舍
為尤出于至誠此則可以問心而不愧者也

禁止糧食出境例所不載本非善政然而沽名釣譽者
往往樂為此舉以其跡有似乎為民也不知天下一

家豈一邑之糧止許一邑食乎况此禁一出民間百
弊叢生遊于無賴之徒藉端生事非但船裝車載大
販大運公然以官禁為名不許出境即肩挑背負不
過斗斛之糧亦概行攔阻甚而一境之內跬步之間
亦不令其行走及到訛詐到手豁壑既盈操縱在于
此輩有禁如此無禁果何益之有哉尤可異者余代
理南鄭時嚴樂園先生為本府出示禁糧有其素所
優待之廩生吳姓者四境巡察視為利藪適有過客
販油二船抵漢該生以為油係夜讀所需不許開船
余曰油非糧食且販自他處何得多事大加呵斥若

猶有不服氣象後數年該生打鬧燒鍋禡草充徒亦因禁糧而起此皆禁止出境之流弊也余以泛舟輸粟敵國且然况在一家是以過糴之禁從未施行如有擋糧滋事亦必加以重懲按之政體未可為非而在沽名釣譽者未嘗不笑余之拙也

陋規不可輕裁此老吏歷練之言自有深意而市恩者不知也夫各處陋規名目不一多寡不齊原在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間惟其可以取是以謂之規惟其可以無取是以謂之陋要皆州縣之所以辦公而非所以肥橐何則天下之財皆掌于州縣天下之用亦皆

出于州縣天下之事皆辦于州縣天下之人亦皆資于州縣廉俸有限用度實繁州縣非有點石成金之術胥于陋規是賴陋規多則謂之上缺陋規少則謂之下缺無陋規則一事不能為一步不可行廉潔者不能安其位貪婪者反得藉其口如之何其可去之善乎董觀橋先生名教增陝西巡撫後升閩浙總督之言曰州縣不可使貧貧則百事皆廢鄧錡筠先生名廷楨歷任延安榆林西安知府今升兩廣總督之言曰北山州縣其貧若此如何整頓地方道光元年奉

旨查辦陋規後經四川制臺蔣名攸銛兩江制臺孫名玉

奏請停止下

詔是之與汪君輝祖

蕭山人著有學治臆說即言陋規不可輕裁者

之言臆合然

則陋規之不宜輕裁益可見矣陝西有裁陋規之上

司松制臺君筠

未見其益祇見其損而屬員之效尤甚至

有賣陋規者

受其賄而為之詳草立碑如蒲城之裁平餘

吾見其人直欲

唾其面非敢藏垢納汙也蓋國家之大體因俗制宜

酌贏劑虛固有如此者

陋規如平餘斗面津貼監當規禮之類若吏役所供斷無

可受之理又如從前之茶果買免折乾索謝所謂屬民贖貨有玷官箴者早經裁革今已無之弊去其已

甚正謂此也

民壯馬快皂隸皆有工食而捕役獨無其中亦有深

意存焉蓋謂捕役之設非能捕賊適以窩賊况民間

之案如例載殺人放火燒人房屋姦人婦女以及持

械執仗入室搜賍網縛事主者方為強盜自應認真

緝拿其餘小竊等案不過民快帶緝已足了事如必

輕重不分逐案嚴比試思衝繁地方多至數百案安

得許多捕役又况捕役出緝必須口食將官為給發

乎抑令其自備乎勢必節外生枝捕風捉影妄拿無

辜訛詐良民甚而私刑拷打釀成事端故于平日不

必立捕役之名如遇要案則即擇民快中之妥幹者

多給口食恤其身家該役自當振攝精神有案必獲

此則余之得自紹興朋友者可見良幕自有秘訣也
人命莫重于求生求其生而不得則在我之心已盡而
死者可以無憾若救生不救死之說則生者倖免死
者含冤此一偏之見而非天理之公也况好生之心
人皆有之凡我之所欲求生者人已早開其生路而
著之于例是故必死之罪二謀殺也故殺也重者立
決輕者秋審入于情實而必予勾決者也不死之罪
五鬪殺也擅殺也誤殺也戲殺也過失殺也輕者立
即開釋重者秋審入于緩決而旋亦減等者也而立
決之中尚有夾簽聲請之例情實之中尚有改緩之
條無一而非開其生路無有求其生而不得者余于
命案惟秉公照例而行無所為求生亦無所為不求
生斷無可以生而入于死之事故洛川生三人漢陰
生三人洋縣生二人石泉生一人皆應死而例尚可
救者洛川死二人漢陰死二人石泉死二人皆應死
而例無可救者其餘十餘案皆例所不應死而無待
于救者此外涉于疑似不免冤誣者無不為之訊釋
此名為救而實無所為救者也生其所當生死其所
當死而我無與焉存天理之公無一偏之見生者倖
免死者含冤庶其免夫

事有涉于疑似而無實據者不可輕斷而姦盜為尤甚
蓋姦盜為名節所關一坐姦盜遺臭終身不能洗滌
設或羞忿自盡即為人命之根由如係誣告罪應擬
抵官亦大干吏議最宜慎重切勿輕忽故凡審理竊
案必須其人自認一二案或見贓物一二件方可嚴
鞫如其無憑無據即薄刑亦不宜輕用因思署洋縣
時前任王公坦名鳳因民間誣告賊情即將其人誤作
真賊管押一年有餘備受苦痛家產亦廢盡其後他
處破案被誣之人因曰今日案既明白他事我且不
說將我一分家產用完教我如何度日只有一條死

路而已聞之可為酸心此等審案豈得委為無過豈
能無愧于心姦情亦然必如例載登時姦所乃為有
據否則斷勿輕信即如揚州江縣都之案本夫張雋生
不告其家遊蕩出外其父母妄控被媳吳氏家誣害
孔知縣誤以為真嚴刑疊訊釀成四命重案直至張
雋生回家其冤始明其後孔知縣與張雋生二人俱
被大砲打死骨成灰燼報應昭彰天道甚近尤不可
不以為鑒余生平自問凡涉疑似之姦盜從不嚴究
非但所以昭慎重亦所以存忠厚也

居官惟用人為最要亦惟用人為最難此輩長隨人等

生長恒于斯衣食恒于斯無惡不作無弊不有非思
誼所能結非誠信所能感亦非明察權術所能馭而
又不可寬縱以養其奸猛厲以制其黠此其所以難
也余用人別有一法惟不假之以權而已凡事俱親
自檢理不落他人之手弊自無從而起摠而言之不
過一勤字耳至于雜項買辦以及差使出外等情余
亦不肯效衆人之駁減蓋我能駁減人亦能虛冒徒
損忠厚之名無關節用之實余惟以省約處之凡應
用十分者止用七八分不駁他人之數而自己之所
減已多多矣總而言之亦不過一儉字耳此又余平

日用人之道也

秦地據百川上流導引甚易明秦政劉麟謂關中無地
不可興舉水利故渠堰視他省為多統計西安等府
州所屬共渠二千七十一道其最著者若徑陽之龍
洞渠即秦之鄭國渠漢之白公渠其時為最久其利
亦甚溥他如長安之龍首渠通濟渠漢中南褒之山
河堰城固之五門堰洋縣之楊填堰西鄉之水東壩
堰亦水利之夫有足資者迄今歷年既遠疏濬失宜
在漢南者尚克循其故道而在三輔者渠堰大半淤
坍蓋緣河身日低渠口日高堰不能障水不能入倘

遇暴雨驟漲沙滾石激淤坍更甚故即龍洞一渠昔
日灌田四萬餘頃今日灌田不過十之一二是關中
之治不可不以水利為急務也顧其間亦有可興者
有不可興者何則古云利不百不興不必百也即十
倍之利亦可興即數倍之利亦可興如其費等于利
則不必興也至若費浮于利則更不必興也在于相
度形勢估計工程斟酌古毋失其宜耳假使可興
而不興是為玩視民瘼假使不可興而強興是為徒
勞民力即如道光甲申歲嚴樂園先生議欲興修西
安水利辦理數月迄無一就又如己丑歲顏魯輿先
生興修榆林水渠費至萬餘金未及一載全行冲塌
前功盡棄亦何益之有余在洋縣石泉漢陰等處亦
嘗曉諭農疏濬渠道而民間已不賞而勸不令而行
至于洛川則全無水利之可言緣該邑土高水深掘
井非二三十丈不能見水其河畔並無平地即有亦
不過數畝十餘畝而止若開一渠築一堰即求費十
而利一旦不可得于此而講求水利適見其迂濶而
已矣不然亦文飾而已矣故洛之種植惟賴雨澤設
遇雨澤愆期收成即不免歉薄幸余在任八載時和
年豐家給人足賦無逋欠戶鮮流亡此非有德以致

之也亦適逢其會而使余得藏鳩拙耳

河源說弱水黑水附

禹貢九水江漢渭洛淮濟皆有源可溯而河源獨不可
溯弱水黑水亦不言源今并不知其所在于是後人
之紛紛聚訟者愈求而失之愈遠大約禹之治水其
功在九州之內而不當求之荒外攷今之黃河出自
西番至西寧始見其流甚細淺可徒涉由西寧迤東
經歸德廳至河州又東至於蘭州即古之金城蘭州西門
外有橋夏為浮橋冬為冰橋所謂天下第一橋也冰
橋之法用水排側疊而成中有冰洞修橋匠將冰洞
鑿出使車兩避過冰洞屈曲行走修橋匠自蘭州轉
兩手夾竹竿而鑿恐其跌落水洞中也

北過靖遠縣則為寧夏

有美利惠民等渠引河水灌田千餘頃地最肥美即宋元

吳所據之地黃河水利惟此一處為最鉅耳

又北經平羅寶豐等縣轉東

入鄂爾多斯界是為河套蒙古山後又東千餘里始

折而西南行乃入山西偏關縣北境過河曲保德出石

花魚味美進貢

又南則為陝西宜川之禹門

水高數丈船不能過船至此上

岸拖十餘里復下河而行

又南則為韓城之龍門

門有三天門人門鬼門惟鬼門

可行是為黃河一大曲所謂河千里一直一曲者此

也歸德河州等處唐虞時當在荒外禹貢導河積石

積石者施功所由始非河源所自出唐孔穎達疏謂

積石在金城西今河州西有積石山恐未確以余思

之當在偏關之北即套後轉折處聞得套後河中亂
石林立水皆穿石而出想即積石之所由名自此至
龍門相去七八百里下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相去皆二三百里道路尚屬相稱如
在金城西則至龍門乃在三千里之外未必如此之
遠即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亦當在此
不然金城以西至今尚不能通舟于蘭州寧夏而謂
禹時能通舟于西河哉河出自西番其地水土惡劣
至今不通中國上年野番滋事陝甘總督那彥成欲
在番地山口內築城堵禦兵役至此
皆酥軟無力不能工作以為飲其松根水所致又觸
其山嵐瘴氣亦能令人昏暈其水土之惡劣可知

河源宜在此中乃古來窮河源者多在西域其始誤
于漢之張騫繼則加以元都實之附會而河源遂愈
失而愈遠今之出西口者由蘭州過橋北至平番平
番西則為西寧平番北則為涼州涼州西至高臺北
出嘉峪關又北至安西州哈密哈密北則為巴里坤
烏魯木齊伊犁是為北口哈密西則為土魯番又西
至闐展逾喀拉峽則至回疆之喀拉沙爾庫車阿克
蘇烏什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喀什噶爾等八城即
古所謂西域也是為西口昔張騫通西域度玉門今即
嘉峪見二水交流出葱嶺越海闐匯塩澤其說似矣

及見其水不與中國通于是創為伏流千里至積石
再出之說攷今回疆之水有自英吉沙爾葉爾羌南
流者即出自葱嶺者也有自和闐北流者即出自于
闐南山者也會而東流至于阿克蘇則阿克蘇河之
水南流注之又東至喀拉沙爾則開都河之水南流
注之又東則入于蒲昌海即鹽澤也蒲昌海在土魯
番之南周圍四五百里海南有小回部食魚肉衣魚
皮歲貢獺皮九張屬土魯番
伯克所管屆期伯克赴海北燔柴海南
望見烟火將獺皮送來伯克不能過去其水傳蓄不
流冬夏不增不減皆滲入地下張騫所謂伏流者以
此然水入地下即散在地中猶如人之血脉流行一

身豈能聚在一處經千里而再出况求其再出之處
今亦不可得則其說尚足信乎至于都實則謂河源
出于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皆作黃金色沮
洳渙散不可逼視即星宿海也行二十日至大雪山
即崑崙也由崑崙南折而西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
行約二十日至積石始入中國其言尤屬附會吐蕃
即今之土魯番其西鄙近則在喀拉峽遠則在葉爾
羌並無所謂星宿海崑崙山者惟葉爾羌之西有大
山一座回部指為崑崙然無自南而北繞過此山之
水又烏什北有雪山其水南流至阿克蘇亦無轉而

西北者又有歧為八九股之說今亦無其處可見全屬附會也觀諸說之不足信則河源之出于番地益可知矣禹貢言弱水既西又言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山海經郭璞注其水不勝鴻毛九峯蔡氏云西海之山有水焉渙散無力不能負芥故曰弱康成鄭氏云凡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下注合黎或曰水名或曰山名其說不一惟流沙即今之沙漠應無疑義弱水所在據桑欽以為在張掖郡山丹縣合黎在酒泉郡張掖有居延澤即流沙然張掖在酒泉之東與既西之文不合且以居延澤為流沙亦未

確又涼州府石羊河洪水河之水會而北流歸于鎮番之柳林湖亦滲入地下並無去路柳林湖一名休屠澤鄭氏以為即禹貢之豬野且近于流沙而非入于流沙以余論之弱水不過水名非必有所取義如以不能載物而謂之弱則他水之無義者甚多何弱水獨為有義既西者猶詩云豐水東注今豐水實西北注渭亦未可拘泥况今蘭州以西並未見有弱而不載之水即求西流之水而亦不可得且禹貢弱水既西之下即繼以涇屬渭汭相距亦覺其太遠惟蘭州城外之河自南而北過沙漠至鄂爾多斯界已在

荒外古人不及見故以為入于流沙耳據流沙而論當以此為確禹貢又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亦不知其處酈道元水經以為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張掖燉煌並在河北因河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其說亦不足為據無論伏流之說本屬渺茫今張掖燉煌並無南流之水安見其越而南流吾以為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二州皆西距黑水黑水當在雍梁西界河之南江之北所謂入于南海者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南海之說亦猶是耳

地理志云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滇池縣有黑水祠不知水之所在亦未免求之太遠今漢中府有二黑水其一為褒城之黑龍江源出留壩東北一百八十里太白山之陽一為沔縣之沮水其上流亦謂之黑河源出鳳縣光化山之西皆南流入于漢但此二河不能跨雍梁二州惟有寶雞之故道水源出太白山之西西南流至鳳縣又南經甘肅之徽縣至畧陽北界則為白水江又南過畧陽城則為嘉陵江又南過四川之廣元入于江此水自北而南綿亘千餘里跨雍梁之境舍此則更無南流之水矣或謂其水夾于兩

山之間無待于導然禹貢導山諸條則又何說未可
執此以論也總之著書立說惟地理為最難蓋他事
或可意會而地理非身歷不能知故即古之大儒亦
不能不依傍門戶人云亦云况禹貢出自伏生口授
其中魯魚亥豕亦所不免必欲求其一句一字而合
之未免多所隔闕耳

顯良

男

顯民

校

顯儒

山之間無不有山。高首導山諸條別又何說未可
執此以論也。總之著書立說惟地理為最難。蓋他事
或可意會而地理非身歷不能知。故即古之大儒亦
不能不依傍門戶人云。於此況禹貢出自伏生口授
其中音義豈亦所不免。必欲求其一句一字而合
之未免多所隔閡耳。

顯良

男 顯民 校

顯儒

